

▼導演大衛·卡柏倫以嶄新手法執導《三個高女人》，將三個女人之間的關係與對話以突破傳統框框的手法呈現台上。



▲彭杏英飾演五十二歲的女人B

▲陳煦莉飾演二十六歲的女人C

▲當人生走到末段，女人A（左）身邊只有照顧她的看護和為她處理財產的律師與她分享走過的人生路

▲《三個高女人》向觀眾釋出思考題：該如何面對死，打算如何走過這一生？

曾為香港話劇團執導《請你愛我一小時》的大衛·卡柏倫（David Kaplan），今次再替同一劇團執導美國劇作家Edward Albee於英美劇壇屢獲殊榮的《三個高女人》，並由李國威翻譯。

戲的上半場較單調冗長，傅月美的九十二歲女人（劇中三個女主角都沒有角色姓名）不斷憶述自己的往事，包括以頗長篇幅提及從前她騎馬、遇女明星時的經歷，亦稍為提及她有兒子和會有婚外情，並道出「所有人都有所求，無人無所求」等可能使觀眾聽後思潮起伏或覺得是廢話的人生感悟。

下半場戲出現驚喜

一個摺了很多條毛巾、像豪宅家務助理的女人（彭杏英飾）與一個據說是律師行職員／律師的女人（陳煦莉飾），動機不明地共處在幽雅、精緻、貴氣兼備的睡房，使筆者不禁質疑她們的身份，並疑惑二人何以會細聽手部經包紮的女長者講似乎會細聽手部經包紮的女長者有互相傾談及跟女長者交談，可是談得不及女長者多，從談話中會感到陳煦莉的角色較為自信而彭杏英的角色較為世故，但實際上難憑形象、演技猜到二人的年紀。

上半場有一段戲，能在單調中擦出火花，那就是在燈光轉變配合下，女長者忽然在廁所內撞破玻璃杯，然後披頭散髮兼瘋癲地推倒睡房的椅子。這

場虛幻的戲亦是動機不明，也許是女長者化身成其曾酗酒的妹妹，或尾，正是九十二歲的她，中風後性命垂危地躺在床上。

戲的下半場由單調冗長變成是陳煦莉驚喜，觀眾會感到上半場是她對兒女怒吼「驅出我閨屋！」都

憶述各自人生經歷

年輕人與中年人在下半場得到較多篇幅憶述各自的人生經歷，但

聽來都以講男女感情、關係為主，觀眾只知年輕人當過模特兒而沒提

及中年人在職場上的經歷，便會覺得不足。

《三》是最好的三個不同年紀的自己在交談，就像對人生

作趣味盎然的解構，例如年輕人不知道將來的丈夫是怎樣，中年人與

女長者便告知「他是獨眼和很矮

（比較起來，便出現「三個高女人」）以及雙方都有婚外情，令年

輕人難以置信。

「三個高女人」的兒子（凌文龍飾）探望彌留中的女長者或像在

墓前憑弔她的離世。年輕人到此刻

悲。

劇中彭杏英先拿陳煦莉憶述一段「獨在家中被歹徒割喉」的

幻想，一字一句都教筆者的腦海勾起充滿電影感的畫面，深刻體會到

她承受丈夫離世、兒子離家出走後那無助的孤獨感。

劇中彭杏英細訴自己的情感經歷，然後見彭杏

英與傅月美用饒舌（Rap）來演繹

自己的人生難忘事，看來跟香港話

劇團的《安·非她命》同樣教觀眾反思傳媒跟普羅大眾的關係，一個人的生活變成供人們作娛樂、情感

消費的元素（雖用咪高峰但會令人聯想到「八卦雜誌」），是多麼可悲。

何俊輝

才知兒子的模樣；中年人在這刻仍痛恨兒子，原來當年她得悉兒子戀上親戚，便跟他大吵一場導致他離家出走二十年；女長者孤獨地活了二十年，丈夫早死，一早已消除對兒子的痛恨，歡迎他歸來。無知→執著（好勝）→放下，相信是很多觀眾的人生歷程寫照，可見編

劇對人生的刻畫相當細膩。

傅月美不但在舉手投足演得似

九十二歲的女人（服裝造型上有很

縱有鬱結或遺憾也像個腦退化症患

者般忘掉（那場揭露睡房戲例外）

顯得大智若愚；陳煦莉演活了角

色的矛盾心境，一方面她有衝勁和

自信，但因對生活、對自己設下很

高的要求，有時又對未來感到疑惑

和怕希望落空，彭杏英無論是感慨

地說「由出世開始已步向死亡」還

對兒子怒吼「驅出我閨屋！」都

以不同的情感力量震撼着觀眾的心

，而最厲害的是彭杏英懷孕

和怕希望落空，彭杏英無論是感慨

地說「由出世開始已步向死亡」還

對兒子怒吼「驅出我閨屋！」都